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章

臣乃者一再獲侍緝熙殿燕閒伏蒙主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懷未有以報塞公積精儲恩凡得十事以仰承清問畫一條具庶便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卷卷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晝墮其占爲覆軍爲陰謀越十日己丑癸感入太微垣其占爲饑爲逆爲喪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爲兵爲秦彊爲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爲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孽非天作孽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愆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爲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大安有爲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爲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響應矣而臣嘗

以爲此特淺之爲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其天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虜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遂將四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挺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爲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奏未嘗不矍然懼也而且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接州縣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史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堯舜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爲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深宮之中誰得而知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舉乎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

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奏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切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
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業衰帝其於
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兄弟侍帷
幃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外車正立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
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
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
邑臣嘗以爲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爲漢業之衰始
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間故
以侍中婕妤帷幃近習之言證之方二君之親近
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
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
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溺心酒色
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
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
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回不見用而望之死
此無他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書
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
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閣誰得而知之不知左
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
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莫不知之

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上漢之端
其可畏蓋若此臣又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
庸主不足爲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
而發今幸因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敢盡以
奏陳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曰伏見陛下慨臨朝之既久積弊之未除內
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
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外平之望此天與陛下
下以轉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謀選未
畢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爲二既多室礙分小治於
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
余端禮京鏗戲象祖或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爲
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帝是正相於是更相
疑怪而分朋植黨者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爲縱容
子弟賓客多說一則爲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
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廉儉首變貪風方最
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辭降主善類今所
得之謗乃若及其所長爲二相者安得而不辯然
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聞橫逆而自反
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謫耶謗必詰其所
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爲自防自及之益而況
輪日當筆聚堂食決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辯而自

租不然救出李處記爲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牽落之及其勢必至獨相是誘者之計得行而並相之舊與終不可復惟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黃

臣竊聞喬行簡嘗於陛下之前且言未嘗贊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誘既無用辯近又聞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賕撓法付京府鞠治又以見前後致誘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三捐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敵人無所用其間而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以自解伏乞睿照

一日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開敢言之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且至郊關之內則所聞浸異猶不以爲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且必有其於推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短詠不言言而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者如論陳執中諫身疎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等事至於十六疏十七疏至三十餘疏不見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泯然猶聞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熙以來而又大壞於慶

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嗜嗜之蔽王遂洪咨彛諸臣互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不闢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且愚妄謂羣臣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

孝宗皇帝於羣臣臺諫取其所言行著跡之小冊以示大臣或御使坐則責其言否凡羣臣皆得就觀又有記事版書其要目以備遺忘蓋崇寧嘗有不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爲不負天子安有臣謏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也惟陛下特出日言而申飾之

一日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鷹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子者爲忍而放鷹者爲仁古之觀人蓋若此去歲封章嘗言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矣功以爲己力因援叔孫昭子之於孺牛漢文帝之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傳亮乞陛下以公戚私未知聖慮以爲如何也今日不敢遠引前代久遠之事試以

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

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請焉恩平之去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而相浩僅四閱月而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大浩雖有功於孝皇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陛下不思孝皇棄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施行是舉也得無戾於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社大計將有矣論願陛下先事致思以爲久安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臣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爲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爲三司副使或就理資序分爲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諸歷險艱亦以竭絕覬覦不然奚爲若是之繚繞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樞太輕夫人皆可爲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按之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所當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公用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謹重若此況制樞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京口之寇外搖江淮內迫京輔此非小故也陳韓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于茅山死者不下五百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綏靜一方亦爲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耻此當速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惑之而況惠廣之寇亦賴建康將士之力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吏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爲寵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體謂王之無意於萬邦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郵之寇阻兵負城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之賞公亦未行此正歐陽脩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陛下速圖之

一臣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又聞沿淮舟師已爲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臣恐江自爲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爲淮而不恤江之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翼論義帥與淮西異論興元與蜀帥異論深慮實關左右以相伺察遣入中都以相譏毀此何時也而內

外睽離若此此事所關不小且每見朝論諸淮東
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代
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國
毋相猜疑以詭緩急惟陛下與三大臣早圖之
一江陵為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
襄陽後來遂為定治自故相於制置使銜曾入安
撫二字由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
置司湖北安撫既為虛器江陵太守遂同列郡事
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分帥且兼
制屬其為前也滋甚朕有緩急如開禧間虜圍襄
安肆掠于隨襄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
力可以援之乎萬一校虜有謀以輕兵繼襄安而
重兵薄江陵則良蜀中斷而國之危其矣始因故
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又而漸失初意矣舊章
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陛下加之意

一月初對內殿之日嘗言主畿千里之內守備空虛
因請平江增一重屯庶張聲援以陰制內外諸軍
陛下既然其言尋聞廟堂以未有錢糧未有區處
且舊聞湖西圩田一歲之入自可增招一軍然疏
遠之臣竟不得而知其虛實且竊見漢陽縣張挺
沈成嘗訴陸子通奪其田產凡一萬一千八百餘
畝獻之故相之家其後策曹臣欲令錢業各歸

其間有至每畝僅當官會二百者且愚以謂若從
安邊所代此三家出錢贖業庶幾歲得田利亦可
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
竊計有詞至臺案自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
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
以伸吏民之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
體一舉而三利焉惟陛下亟圖之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且乃者抵冒譴何輒有奏陳援引

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子陛下且念宗社大計將
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為久安長治之圖且因
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諸聞惟仁祖高宗
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為疑今陛下仰法三朝蔽自
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不容不加
謹審因逐事口陳伏蒙玉音宴諭謂已有區處
雖不敢妄有奏稟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
而聞諸薦紳聞乃知先有御筆欲保全故相之家併
飭臣寮毋得提撥以全大體陛下訓詞雖不知何
所為而發然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二事
實有相關且范質不肯輕附太祖此在前代必取
大戮而太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
太祖此在前代必為元勳而太祖終身薄之不至

大用大抵真主之興大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手奪是故爲人主一言一動盡爲後世子孫慮不爲一身富貴謀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關者臣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意也夫不敢盡言臣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詔書母得言明肅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母得言崇寧以後濫賞凡以父母之爲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高宗嘗保金槍矣槍嘗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賓客之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臻聖壽乎陛下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爲安易亂爲治此正不堪再壞之機況景祐建炎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諡而不名則難以國初佐命元勛猶未有此也奎畫一頒中外驚愕臣又伏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分畏法益加戒謹而其末併飭臣寮毋復捃摭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捃摭矣且宅之兄弟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輿社塞人言是啓其不安分不畏法之端幾若前後詔旨自爲抵牾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

決不可防而祇以啓紛紛之論重責陛下區處則反非所以保全之也臣愚妄謂御筆若未行即速已之或已行出却乞收回刪去則後數語以爲宅之兄弟之戒焉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爲人臣者臣曩歲自罪廢濱於九死幸賴陛下前赦而振起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實踰望表裏感激知遇恨無報稱豈願更爲異論徒取嬰忤以再蹈不測之禍持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陛下聰明豁達之主虛心忘我容受謫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稍埃之補惟陛下放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靈長之幸臣庸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謀取進止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爲矯激故親書此奏不敢付之筆吏雖親故聞亦未嘗傳本庶以見臣告外順之意伏乞查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饗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陛下過聽使之待罪故宗俾典邦禮重惟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袞身在即有當覲事奏陳者黨猶以嬰觸謗爲疑暗不一言且爲曠官竊見先帝未祔廟之時當早禮等集侍從頗有臺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臣之末

爲故相史彌遠言此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巨言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之侑十有餘年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決矣而未之史近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汝愚速策定亂之功又無所施行矣夫必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誼卓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若此瞭然如黑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闇畫象尚虛一龕若有待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臣始謂彌遠雖貪恣無執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月外間傳聞謂朝廷誤識權寵之意往往如二臣之說者且竊惑之臣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是既祔即配未有虛情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光宗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皆立憲故不得不以高御配蓋先朝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小遲歲月以需周留相之卒也今陛下祔適舊章事無小大皆以祖宗爲法而獨於事關宗廟者自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敬也必矣方孝皇憑几之時嘗憂宅憂未有付是時力贊相后建策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重民將亂而遏已者

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淳推續氣脉正學直道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益易定藻飾新政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牽絀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垂憲寧之目苟賞不與褒矣至於紹興公論既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劫而力操者如此而況汝愚定策京具有功於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祿錄用子孫歸然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竊寵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者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陛下欲起素韶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吏宅之卒之而羣臣又爭之欲用史高之臺臺又爭之雖然此猶顛木之有由藥一旦復生足可憐而絕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既植枝葉蕃滋則禍本亂萌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然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選事大體重

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集議候眾
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下出令之誤則
在朝廷之臣必將聯章累牘爭辯不置以費陛下
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言之庶幾息鄉黨無聲絕
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翳
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忠而速決焉
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觀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康臨磁厲
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奮勵然而
終以深濡重習之久回通之謀淪浹肌髓鄙夫小人
頑頓寡恥貪事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
陛下特敕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
一放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固請謝事夫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
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於一出特
為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
府古所謂大臣有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
退之節表正羣士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愚
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
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
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日無住區區

貼黃

臣忝稱聖意必謂臣言為然輒擬撰趣數語以
備親灑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復敵利害以寬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勢勢浸迫邊聲方棘擣鳳梧河以
窺梁益駐豫城唐以晚襄東攻蔡入息以關光信揚
婦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倡亂于淮西以撓吾
圍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讎當此之時不特賢誼
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
未攜猶可憑藉扶持以系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
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借廣所
不為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竭其議則解輒已甚
憂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嗟載路然則如
之何而可臣嘗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
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為
不得已之政故以閭閻勞為憐以見憂喜憂喜者世亦有
之今復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憂恤之心
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嘗言之有位欲將入戶物力
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督其上者入初限次者
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以為然是說也蓋欲藉
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目增價一也
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

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畝步苗頭之數得衷同
科數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今若令上等先納
次及中等俟納及太半之役萬一楮幣頓煩則下戶
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恤小
之意而條目之效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
輸納則中下戶必市貴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
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爲之待乎臣又欲每路分命
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易見今每
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臣謂
此事之行必謗紛紜決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
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諮訪侍從不論
思父矣今幸執事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
然而利害之要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
益矣臣嘗見杜衍出守永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迫
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
不勞耳乃爲之區處計載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今
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臣愚
欲乞陛下以臣所言付之宰執俾爲條目分命監
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有對民戶截鑿必先督責近
之家庶幾中下戶之產寬得一分則受二分之賜人
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

臣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恭奉聖旨特降會子十
萬緡起封搭庫交納以備截鑿陛下既以此率
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體聖意以爲
中下戶之倡則此令矣惠不行伏乞查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答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衽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應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況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爲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哉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有扶摩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爲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茲儉權應胥吏輿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家閹尹寵昵嬖倖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閣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繁矣一絲之枋而頭緒如蠟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爲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誠

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連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爲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碑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續用威著况邪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悍羗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幣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門也紀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幣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狂獄之寄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紊煩朝廷乾德詔書列聖遵守紀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郡縣素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豐大臣以私意誤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要官右職皆出其門廢棄典章賸紊制凡祖宗所以維持斯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衆證皆

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詔向充謬之徒
出師屢敗使紹瑄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
失律矣鑒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
置旁通傳以說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
議論遽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著無常黜獄或由內降
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
從更張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
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收儉佞競進舉措
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
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
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
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
綱之地謾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蓋計天下
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掣於浮
言朝轡多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
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
慶元之初嘗爲憲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
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
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佞門
邪徑挾關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媚
時好求容左右扣關投匭指心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慮不動

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
夫安有爲天下貼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祿養諛獨
無人爲上分明之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
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駭夫久廢廩稍未
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
功名之望剥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棄於貨賄揀汰
撓於請囑庸者有輪假貸子錢者有輪每旬宣限幫
給銀會或以鐵錢兌換而規其倍稱之息成兵之憤
惋不恤也市易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沒
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聞也甚者收房廊掌面
易置庫棧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役使科
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剝削士有離心而無
鬪志萬一有大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
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
覲節鉞或圖移鎮傾困垂索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
此其繁縷之欲豈曰僅償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
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
地不能當天下一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
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
錢千二百萬四川之監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
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九幾倍矣而平居無事
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鯁鯁然若不能

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抵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爲市廛農急關而招誘網運反以致諸郡之關而捐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爲藪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覲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桑亦不知所以爲吾計矣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后家之廟侈於曠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今其甚者封樁內帑破壞阜陵之成規御前軍器修內司營造之需開撥無時比部不得而駁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修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今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辟下吏不先考正情實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爲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千朝廷者充曹羽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之間報司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瘦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爲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

河間勘官遠治推獄毫釐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天下無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焉則紀綱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腹削藉爲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祖宗故事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深威望素著諸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條上蔽自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以權而久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將素所屈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爲所指縱耳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以宣威則上下杆格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况介冑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爲聚斂又堪專委乎上肝食渴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幣藏不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內蓋外之出內有常可以考覈而內之耗蠹無節不容預知所聞國用司已徧

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餘物名數誠能始自
內帑取一歲非汎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
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以部駢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
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
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
萬萬豈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
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
當申勸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
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議之塗則省
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
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朝廷固有好生之名
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
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
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
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
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
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二說
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傳會而冤死長奸者乎三
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
矣然朕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
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

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
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
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
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
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度翼徙鎮而王
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
非之元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
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衄間雖
小有克捷實為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
講皆以在內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
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
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揀弊如
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
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內者人主
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
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曰御經筵
親近儒生而罕至諮訪曰御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
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
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
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
為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為所詆

甚至誣抗臺臣而使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爲所慢甚
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界祠廩矣煩
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
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
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放踵尋即收用
則賢否混殺矣千餘緡之賦拂爵麗徒可也而自餘
萬言者或竟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
常者知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
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
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
修戰艦蓄邊備儲櫓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項背相望
曾未有釁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
知 朝廷果有是耶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
不當使敵知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
敵疑疑則敵生釁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
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難輒而有危亡之形遺黎未
忘 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簞剝
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
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
下聞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
弩之末然其畜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
薊瀛莫之區地廣形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廩

庾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爲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
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
精神之運固足以籠敵入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
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
舉一二年 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捷則舉
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
區諛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 國家大事
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悖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進故事

論諸蓄才 十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
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
赴闕欲令計置收提耳州蠻賊者臣以爲朝廷
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
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州始用杜
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
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庸末違暖而即移
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
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
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
之策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以賢才可
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爲詢訪預作處置其人可了
其職其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
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一年之內講求賢
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
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
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
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
者伏望 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

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杜杞
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
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西
海謂之乏賢惟 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
爲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
專任西事 本朝人物於斯爲盛而靖也以一事之
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爲言臣聞天爲斯世生才自
足給一世之用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足
常知乏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
並蓄如醫家諸藥土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
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事乎事
機之遲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
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昇夫未能射
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爲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
謂早矣而臣昔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
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爲太早而
以爲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 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爲然 也之百司庶府外
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閒之覽黨謂其可
采惟 陛下速圖之

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治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正藩尚結贊抽軍
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
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
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
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
多若無蕃軍應接深慮被賊衝突竊試料量事勢
如何者臣憤性勇壯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
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良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
愚獻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大
率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
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
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准之則我
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遽求復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音未堅決立碑緣軍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
斯可驗逮至咸寧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機密在邊
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

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
陛下猶望蕃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對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
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
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密待
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宜驕昂望成績非
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
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
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爲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我之盛
衰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至以
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懷之以德接之以禮未
嘗並示猜間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輿爲援而略無防
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焉陸贄外焉李晟猶疑之
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援
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爲
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
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爲憂以一結贊之來爲喜一結
贊之去爲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爲此慮也陸贄
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爲藉令倚仗結